

解开汉文帝霸陵位置的千古之谜

四代考古人的20年（四）

骸分布很有规律，就好像进了动物园，西边是兽区，东边是鸟区。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研究员介绍，陪葬的珍禽异兽也显示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，还反映了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的观念。

汉陵考古队，也像是一个“动物园”。

考古队有着自己独到的“土法笑料”。如果仔细揣摩考古队员的名字，马永赢、曹龙、朱晨露、朱连华、杨彦文等人的名字都与动物有关。曹龙笑着解释：“马啊羊啊猪啊，都围着槽吃饭。现在张婉婉来了，终于有了‘碗’，可以实行分餐制了。”

还有一个巧合。

焦南峰是首任汉陵考古队队长，马永赢是第二任队长，曹龙是副队长，朱晨露是队里的青年骨干。而他们都是陕西人，年龄刚好都相差11岁。

“这其实也象征着我们考古队的传承。”朱晨露来到汉陵考古队4年，这里更像是他的另一个家。从起初的住工地板房，到住村民的房子，再到三个月前搬入的考古基地。不变的是，二十多位队员像家人般的相处。

每天早上7点多，开门的师傅会用陕西话喊一句“开门了”，考古基地大门随之打开。队员们吃过早餐，8点准时到工地上干活，中午再回来吃碗面。下午6点，收工的队员们会在院子里打会儿乒乓球，然

后聚在食堂，边吃晚饭边看考古类电视节目。

晚饭过后，是考古人难得的休闲时光。他们会三五成群地外出散步，绕着江村大墓和南陵走一圈，消消食。再晚一些，马永赢会在会议室给大家放电影，从好莱坞大片放到国产喜剧。朱晨露偶尔会在院子里吹笛子，静谧的白鹿原上，飘荡着悠扬的笛声。

未解之谜

从黑陶俑被盗到正式确定霸陵，二十年，倏忽而过。

关于霸陵的考古工作，其实早已开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王学理、吴镇烽等对江村东的小型从葬坑、薄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；八十年代，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庆柱和李毓芳，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及测量工作，为后续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2001年，不法分子在江村附近盗掘出黑陶俑。当时，焦南峰等人正在做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，随后转向霸陵。2006年，勘探发现江村大墓及其周边外藏坑、石围界等。由此，窦皇后陵与凤凰嘴、江村大墓的关系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，开启了对文

帝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。

大量关注和热度，来了又去。

待媒体散去，马永赢又带着考古队继续发掘、整理考古资料、协助地方政府编制保护规划。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画，那是他大半辈子的写照：“渭水桥边春已渡，白鹿原上雨初晴。”

再过四年，马永赢就要退休了。二十多年来，心中关于霸陵困惑终于解开，他喃喃自语：“以后不会再弄错了。”

更多人关心的是霸陵未来。汉文帝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？考古队员们给出了否定的回答。

“考古不是寻宝，不能见一个挖一个，选择挖掘的都是研究所需。”焦南峰解释，我国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允许进行发掘。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，目前很多技术还不够完善，有些文物出土后，极容易被破坏。而对陵墓本身的破坏，是无法复原的。

“我们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，等到技术成熟、他们的研究需要时，再继续发掘。”马永赢说。

保护的力量确实在增强。在公布霸陵的第二天，灞桥区公安部门就与考古队

召开了联席会议，将设置警务室、安装摄像头、加强夜间巡逻等，加强田野文物的安保。村里的文物安全巡逻员，也增加了巡逻的频率和人数。

焦南峰又回到了书堆中，白天，他看书、查阅资料、复印有用的文献；等到晚上10点，大家睡去，他才开始梳理和写作，直到凌晨两三点。关于霸陵，他想知道的更多，霸陵的门阙和寝殿尚未确定、陵邑在哪里、陪葬墓的数量和规模如何……

这位67岁的考古学家，研究秦汉陵墓40年，白发早已爬上双鬓，但他仍快乐得像孩子。“考古是一份经常有成就感的工作。我们把西汉十一座帝陵都探了一遍，其中有9座是新发现的，这就是9次惊喜。”

白鹿原的夜，很宁静，只有远处的狗叫声。考古基地的大门正对着薄太后南陵，月光下，封土的影子依稀可见。焦南峰书房的灯一直亮着，月亮悄悄爬到上空，照亮了院子里的石碑，上面刻着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题写的四个大字：“叩坤补史”。

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李欣然 孙卿悦

来源：新京报



2021年12月15日，陕西西安，考古工作室内摆放着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文物。14日，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及其周边遗迹，被正式认为汉文帝霸陵。